



導讀 生死永恆的回歸¹

文：張淑英

二〇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中國作家莫言，距離一九八二年馬奎斯獲此殊榮剛好滿三十年。搭起這三十年一座橋——連結華文和拉丁美洲文學的文化意涵，讓長期以來我們的關注更正言順，更貼切，更有所依據。瑞典皇家學院對莫言的頌辭雖非直接移植馬奎斯的「奇幻與寫實」(“the fantastic and the realistic”)，代以「炫幻寫實」(hallucinatory realism)，然而，綜觀兩岸三地研究一九八〇年代以降至世紀末的華文文學創作時，作家和學界不會忽略，也不至於否認拉丁美洲魔幻寫實的影響。如今，再回首，我們追本溯源，

注

1 相關論述請參酌張淑英，〈生枯起朽的魔幻——論《佩德羅·巴拉莫》的書寫〉，《中外文學》31.5 (Oct. 2002): 165-194。張淑英，〈烏托邦的幻滅：生與死的掙扎〉，光復書局「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系列36《魯佛》」，1988：11-27。〈塵世的哀愁〉，光復書局「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系列36《魯佛》」，1988：29-42。



重讀墨西哥作家魯佛 (Juan Rulfo, 1917-1986) 的《佩德羅·巴拉莫》(Pedro Páramo)——這本馬奎斯訴說讓他走出創作瓶頸，寫出經典巨著《百年孤寂》的最後的推手、四度改編成電影（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一九八一、二〇〇七）的經典小說，更是別具意義。

魯佛一生為人處世低調，不喜社交生活，文學創作亦非如成名作家一樣著作等身。九歲時因「擁護耶穌戰爭」(Guerra de los Chisteros) 目睹父親和家族親人慘絕人寰的遭遇，十五歲時母親去逝，接續在孤兒院成長的經歷更讓他鬱鬱寡歡，形塑了他離群索居的個性。文學作品除了《佩德羅·巴拉莫》，便是結集十七篇短篇小說的《燃燒的平原》(El llano en llamas)。但誠如蘇珊·桑塔格所言，「一個作家生命的重心是出版一部偉大的作品，一部會永續存在的作品」，這映證了巴拉圭知名學者羅德里格茲·阿卡拉 (Hugo Rodríguez Alcalá) 對魯佛的評價：「以最少的作品贏得最大的聲譽。」西班牙當今知名小說家安立奎·維拉馬塔斯 (Enrique Vila-Matas, 1948-) 在《巴托比症候群》(Barleby y compañía)² 中探討許多作家為什麼不再寫作的理由，第一章便提到了魯佛，他引用瓜地馬拉蒙特羅梭 (Augusto Monterroso, 1921-2003) 的寓言故事〈明智的狐狸〉(“El zorro es más sabio”), 弦外之意表示出版兩部傑作便毋需再製造拙劣的庸品。的確，《佩德羅·巴拉莫》成了拉丁美洲魔幻寫實創作榮景的先驅傑作。

《佩德羅·巴拉莫》的命名延續了十九世紀寫實主義傳統的規範，主角人物的姓名意涵、性格特質和地景環境的象徵……不言而喻。「貧瘠荒漠」(páramo) 裡「硬如岩石」(pedro-



pietra) 的土霸王，性情如「一把熊熊燃燒的怒火」主宰著他所征服掠奪的土地。小說中所有人物的姓名、身分都有著明確又深層的隱喻，如同馬奎斯〈憶魯佛〉所言，找不到其他像魯佛如此貼切達意為小說人物命名的例子。魯佛透過這樣的人物所指涉的介面可廣可狹，廣義可以延伸到歐陸殖民者與拉美本土被殖民者的對立／對應關係，狹義則可縮圖到墨西哥的歷史與社會的興替變革。

雖然魯佛表示要用平鋪直敘的方式來書寫樸實純真的人物，為文力求通俗流暢，然而字裡行間，屬於描述性質的文字，或是回憶往事的思念，尤其寫景的敘述卻相當抽象詩性，例如風吹、雨景、晨曦、落葉、童年記趣等等，整個氛圍轉而抽象寫意、甚或超現實，彷彿浮水印，圖影若隱若現。文字修辭上魯佛善用無人稱語法（有人說、據說、聽說等）、譬喻修辭法（彷彿、好像、似乎等）、示現修辭法（過去、現在、未來的追憶與想像），這些修辭使用頻繁，為小說平添臆測想像的空間，從中傳遞不確定的虛實情境以及人物的憂慮不安。對應小說中許多通俗的墨西哥的口語用法、地方詞彙等對話，讓這本小說呈現雅俗共軌的特色。

小說的結構、情節的爬梳、人物所處的空間應當是閱讀這本小說最大的挑戰。對話、內

注

2 蔡琬梅譯，遠流出版，二〇一〇年九月。



心)獨白連續書寫卻分際模糊(例如,佩德羅的兒時記趣或晚年憶往);前段與後段書寫無縫接軌,但兩段所敘述卻是不同的故事(佩德羅回想蘇珊娜離去);鑲嵌的內心回憶究竟是在指涉誰(蘇珊娜憶亡夫、憶亡父或憶亡母);所有的人物都已死亡,但是除了少數具體敘述,無法確切知道死亡的時間與原因。有兩派研究分別將《佩德羅·巴拉莫》區分為七十個敘述單元和六十六個單元。單元與單元間可能是相同故事的銜接,也可能是相同人物處在不同的時空;人物關係的錯亂(兄妹成夫妻、父女亂倫、人鬼同居)讓閱讀拼圖更難組合。每個單元開始,敘述者的身分恆常不明,敘述時空也模稜越界,《佩德羅·巴拉莫》裡所有的人物都被魯佛鎖在一個記憶的迷宮裡。

小說裡有四位要角:佩德羅·巴拉莫、朵洛蕾斯(佩德羅·巴拉莫遺棄的妻子)、璜·布雷希亞多(佩德羅和朵洛蕾斯的兒子)以及蘇珊娜·聖璜(佩德羅·巴拉莫一生鍾愛的女人)。彌留之際,傷痛的母親朵洛蕾斯(Dolores,痛苦)要求兒子璜·布雷希亞多(Juan Preciado,被珍惜的約翰)去尋找未曾謀面的父親。向來鐵石心腸的佩德羅·巴拉莫卻爲了不愛他的紅顏蘇珊娜(Susana,快樂、百合花、伴隨耶穌身旁的女人等意涵)老淚縱橫、放棄江山(荒廢土地)。佩德羅·巴拉莫如果是西班牙征服者文爾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的隱喻,朵洛蕾斯就是擔任科爾特斯的傳譯、「既是譯者,又是叛徒」(Traductora, Traditora)、完成他的征服統一大業的印第安原住民瑪琳切(La Malinche)。璜·布雷希亞多出生在一個「無父的城邦」,失怙又失恃的他,尋找傳說中已大富大貴的父親,卻無疾而終,



就像瑪琳切和科爾特斯的兒子馬丁(Martin)，不僅被族人唾棄，也無法到西班牙面見親父。身分未定的尋根之旅宛如南柯一夢。

朵洛蕾斯故鄉可馬拉(Cornala，援引墨西哥煎製主食玉米餅的平底陶鍋cornal)是一處豐饒的沃土，色彩繽紛、四季分明的城鎮，猶如天堂樂土。佩德羅·巴拉莫統御下的可馬拉，幅員廣袤以月球比擬，稱之為「半月莊園」，卻是民不聊生，宛如煉獄。璜·布雷希亞多命喪可馬拉，所見所聞已是一個孤魂野鬼遊蕩的陰間地獄。蘇珊娜則像一個幻想的烏托邦，一個暴君或蓋世英雄垂涎卻不可得的「象徵」。科爾特斯儘管征服「新西班牙」(墨西哥)，回到伊比利亞半島的祖國，卻未得國王拔擢，一圓升官的大夢。

蘇珊娜也像現實環境中一個負面挫敗的圖像，只有過去，沒有現在與未來，心愛的丈夫過世了，不愛的丈夫(雖曾似青梅竹馬)將她深鎖。蘇珊娜宛若十六世紀西班牙王妃「瘋女」璜娜(Juana la Loca, 1479-1555)的傳說：據聞她因思念已逝夫君(得年僅二十八歲)頻開棺慰相思，後又因朝廷權力鬥爭，先後遭父親與兒子兩位國王軟禁在多德西亞(Tordesilla)城堡長達四十六年。璜娜不知是思君而發瘋，或是為了保命而裝瘋，或是長久監禁與現實脫離，渾渾噩噩孤寂度餘生。一生在愛與死間擺盪，在權勢壓抑下調適，透過瘋狂的症狀將自己框圍在幻想嚙語的氛圍中，因為瘋狂，所以解脫。

此外，《佩德羅·巴拉莫》中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宗教的議題。拉丁美洲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文學創作中雖少不了批其逆鱗、大膽批判天主教的迂腐和貪婪，但像《佩德羅·巴拉莫》



筆觸分量之重則屬另類；一方面固然因魯佛喪失親人之痛肇因於宗教戰爭，另一方面，也是魯佛深思生死和宗教教義一個嚴肅的議題。小說中所有的人物都渴望告解、企求救贖，盼望死後升天堂；生時不論貧富貴賤，死後希望永恆回歸到主的懷抱。肉體（生的動力）和靈魂（死的憑藉）的界線相當明顯，這當中，神職神員就變成重要的中介力量，一個從肉體昇華到靈魂、超越苦難到極樂世界的橋梁。因而，小說中雷第利亞神父的角色便相對特殊，成爲所有人物生活的維繫。魯佛諷刺批判的是，凡夫俗子奉教義爲圭臬、背誦經文視爲生活必需，而天主的代言人——雷第利亞神父所象徵的永恆救贖與崇高的精神不敵短暫的物質及權勢的誘惑魔力。

另一方面，也有學術論述指出，早在魯佛出版《佩德羅·巴拉莫》（一九五五）的十年前，一九四五年英國作家艾弗林·渥夫（Evelyn Waugh, 1903-1966）的《夢斷白莊》（*Brideshead Revisited*，電影譯爲《慾望莊園》）當中對於所謂「神恩」的介入和《佩德羅·巴拉莫》異曲同工，兩者都在探討人們單方面的愛的力量的動力，虔誠信奉天主的憑藉，以及將靈託付給祂的信任，那當中傳遞的媒介究竟爲何，而宗教又以何種神恩讓信徒如此深信不疑。或許就是這種生死永恆的回歸的力量讓魯佛塑造出人鬼共遊共處、游移陰陽兩界的小說，死是宿命，也是永生。帕斯（Octavio Paz, 1914-1998）在《孤寂的迷宮》也做了類似的詮釋：「死亡就是回歸本源，回到人類最初的境界，透過死亡才能回到最原始的伊甸園。」

《佩德羅·巴拉莫》的故事融合了神話、歷史、殖民、征服、身分認同……敘述技巧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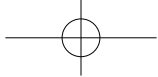


如跳房子遊戲，我們也可能發現這些不過是卡夫卡、福克納的變異書寫，但是魯佛深切體認：「拉丁美洲要用自己的聲音抒發出來，說自己的故事。」言下之意，不能像墨西哥苦難的母親瑪琳切一樣，為人喉舌，自己卻沒有聲音。魯佛將個人的心路歷程融合國族寓言，詮釋死亡是脫離塵世的愁泉淚谷而得以超脫的自由境界。有別於拉美其他作家的經歷，他把自己的「流亡生涯」建立在墨西哥，在祖國忍受生死孤寂。他說道：

我不用像富安蒂斯那樣有真正的需求，需遠離家鄉到另一個地方去透視諸多事情不同的層面。柯達薩也是一樣的情形，他流亡到法國，從而對拉丁美洲有了全盤的認識與了解……甚至賈西亞·馬奎斯得從哥倫比亞到墨西哥來寫他的《百年孤寂》……對我而言，那些有形的距離，遙遠的國度，我不用離開墨西哥就可以找到。³

注

3 富安蒂斯 (Carlos Fuentes, 1928-2012)、柯達薩 (Julio Cortázar, 1914-1984) 分別為當代墨西哥、阿根廷魔幻寫實/奇幻文學重要代表作家，也是一九五九年支持古巴革命，同時掀起拉美「爆炸文學」(Boom) 熱潮的四大作家代表 (另兩位為馬奎斯與巴爾加斯·尤薩)。富安蒂斯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病逝墨西哥城。這兒魯佛沒有提到巴爾加斯·尤薩；巴爾加斯·尤薩也是一樣的情形，他表示自己到了法國才真正認識祕魯、了解拉丁美洲。



職是之故，《佩德羅·巴拉莫》中，所有的人都在可馬拉，都在故鄉流離漂泊，一群死亡的孤魂野鬼在塵世與陰間中對話，從死亡去追尋生的歷程，因為生者的時間可以掌握，但是卻無人知曉死亡的國度裡，它的時間究竟會持續多久。希望的世界構築在死亡異境，魯佛的末世視野雖顯悲涼晦暗，卻是賈西亞·馬奎斯深切期待拉美作家及文學的願景：「讓被判忍受百年孤寂的人得有再回到塵世的機會。」⁴

注

4 馬奎斯領諾貝爾文學獎之演講稿：〈拉丁美洲的孤寂〉。